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把雪花带进课堂

■ 张念

我是一位在国外教汉语的中文老师，我所居住的城市只有夏天。

记得有一次上课的主题是季节，为了把以前所学习的颜色的词语串联起来，我自己编写了一本带有图片和简单句子的书《彩色的季节》——“我看见粉色的春天。我看见绿色的夏天。我看见金色的秋天。我还看见白色的冬天。我喜欢彩色的季节。”

我刚带领学生读完书里的句子，就有很多小手迫不及待地举起来了。由于语言的限制，孩子们只能用英文来表达他们的困惑。“老师，我们这里的秋天不是金色的而是绿色的。”“老师，我没见过春天、秋天和冬天。”“老师，我们这里只有雨季和旱季。”……几乎每个学生都表达了他们认知里关于季节的相关知识。我只好好地告诉孩子们，在

很多国家和地区，四季有着很大的差别，而书里四季的颜色是老师家乡的季节的颜色。然后，我在网络上找了与四季相关的视频，放给孩子们看。

视频里的春天万物复苏，植物长出新芽，花园开满了鲜花，小鸟破壳而出；夏天艳阳高照，到处绿树成荫，海边海风阵阵，泳池里欢声笑语；秋天则秋高气爽，山峦由绿变黄，果园硕果累累，人们为丰收忙碌；冬天寒风凛冽，大地银装素裹，屋里炉火熊熊，院子里雪人含笑。

看完视频，孩子们略带遗憾和可惜地说：“我长这么大，都还没见过下雪的冬天。”听到他们的话，我只好安慰他们说：“你刚才在视频里看见了呀！冬天很冷的，就跟冰箱的冷冻室一样冷。等你们回到家，争得爸爸

妈妈的同意之后，可以打开冰箱的冷冻室感受一下。还有今天的作业是——回家思考怎么把冬天带进我们的中文教室，明天告诉我答案。”

第二天，我刚到教室门口，一个学生拦住我，说：“老师，请您等一下再进教室！”我很纳闷：“为什么？你们不会是在教室里搞事情吧！”“您就放心吧，等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过了几分钟，我终于被迎进了教室，当头迎来一阵飞舞的纸屑，手里还被塞进了一把冰块。天呐，教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！孩子们围住我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您看，我们把冬天带来了。”说完，他们开始一边撒纸屑，一边说：“下雪啦，下雪啦！”我一边赞叹着孩子们的聪明机智，一边让他们坐下来，分享他们是怎么把冬天带进教室的。

一个学生高举着白色的剪纸告诉我那是他剪的雪花，一个学生把棉絮扯蓬松放在植物上当雪花，一个学生用白乳胶漆画雪花的形状，然后在上面撒上食盐，还有一个学生从家里带了一袋方糖堆成了冰屋。往我手里放冰块的学生则很遗憾地告诉我，他的冬天就只剩下地上的一摊水了。我认真地点评着每位学生的答案，我告诉他们，虽然你们没有见过有雪的冬天，但是你们把雪花带进了教室。

下课后，虽然学生不得不留下来打扫“战场”，但是他们脸上洋溢着笑容。我想如果真的雪花落在他们脸上，那也是甜的、暖的。

在一个没有冬季的城市，我的学生带给我一个有雪的冬天、一个温暖的冬天。

养猫记

■ 刘波澜

半年前，家里新养了一只猫，它到家那天，正好茶几上放了盘草莓，于是，“草莓”便成了它的名字。

我一直拒绝养猫。儿子打从上小学起，就嚷嚷着要养只猫，每次，我都以“课业繁重，养猫会影响学习成绩”这个理由搪塞他，直到他研究生毕业参加了工作，猫仍没能走进我家。参加工作后，儿子来了个“先斩后奏”，事先没有同我商量，直接就把“草莓”抱回了家。看着“草莓”一脸憨态可掬的样子，也架不住儿子苦苦央求，我只得同意。

之所以不同意孩子养猫，是因为我心里有个阴影。上小学时，家里曾养过一只小黄猫，养了大概有两三年，小黄猫因误食吃了鼠药的老鼠而死，我大哭一场，挖了个坑，将小黄猫埋在了朝阳的山坡上。从此以后，再没有养过猫狗之类的小动物。

有人说，养小动物，猫也好，狗也罢，其实就是种下了一颗悲伤的种子。此话颇有道理。季羡林曾经养过一只名叫虎子的狸猫，养了16年，人和猫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后来，虎子老得只剩下一颗牙，吃不下东西了，不辞而别，季老先生就如同我小时候一样，为此也大哭了一场。

自打“草莓”进了家，早晨，我便再也没能踏踏实实入睡懒觉。每天凌晨四五点钟，我尚在梦乡流连，“草莓”蹦到床上来，走到枕头边，靠近我耳朵，嘴里发出“呼呼呼”的低沉声音，把我从睡梦中吵醒。有时，我装作没听见，故意不理它，继续闭眼装睡，甚至发出细微的鼾声，“草莓”见没动静，就会用头蹭我的脸，或者用舌头舔我的手，总之，非把我吵醒不可。等到我拧亮台灯，披衣起床，它便迅速蹦下床，跑向猫食盆，眼巴巴望向我，等着我往盆里加猫粮、加水、加牛奶，喂它猫条。

养猫，几乎成为了我一个人的事，儿子基本只负责撸猫。每天除了早早起床喂猫，铲屎也是我每天早晨的必修课。此外，每周要换一次猫砂，换猫砂时还需把猫砂盆洗净擦干；定期带“草莓”去医院打狂犬疫苗；半月左右，要给它剪一次指甲，不然的话，它就经常会被床单、窗帘甚至玩具挂住，吊在半空中荡来荡去；半年左右，要给“草莓”洗一次澡……总之，我每天均需抽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它。

就品种来说，“草莓”是只蓝猫，这个品种的猫生性安静。确实，“草莓”除了吃喝拉撒，大部分时间在睡觉，每天差不多要睡到十几个小时。醒着的时候，除了花些时间大摇大摆地巡视一番自己的领地，更多的时候是缠着我，不是卧在我身旁，就是趴在我脚前。当我趴在床上看书时，它凑到跟前，趴到书上，逮着一页书纸咬个不停，咬出好多牙印和小窟窿，我戏称它是一只“读书破万卷”的猫；要是我躺在床上休息，它就会蹦到床上来，依偎在我身边，头放在床单上，学我闭着眼打盹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心里多出了一份牵挂。每到饭点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，该给“草莓”喂食了。如若恰巧我在外面，就想想方设法往家赶。有一次，天降大雪，冰天雪地，路滑难行，我不得不留宿单位。之前也看到天气预报，给“草莓”预先准备了足够的猫粮和水。等到晚上八九点钟，通过监控，我看到“草莓”趴在沙发上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门口方向，一动不动，似乎是在期盼主人赶快回家。见到这一幕，我心酸得几乎要掉下泪来，不顾同事劝阻，硬是开车顶风冒雪赶回了家。

喂养“草莓”，虽然凭空多出许多事情，但它也给我和家人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，两相比较，那些小小的辛苦，似乎微不足道。

“心病还需心药医”，没想到，我这个曾经那么抵触养猫的人，有一天会和“草莓”成为须臾不离的亲密朋友，应该说，是“草莓”治愈了我小时养猫留下来的心理创伤。

托尔斯泰说过：“悲伤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但只有通过悲伤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快乐和爱。”

也许有一天，我还得承受“草莓”离我而去的悲伤，我希望那一天的到来，尽可能晚一些、再晚一些。但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，我愿意勇敢承受这由快乐和爱伴随而来的悲伤。

少年时

■ 胡美云

课间值日，我在操场上慢慢地走着，阳光明媚，洒在高大的木棉树上，木棉树的光影落在了地面上，随风一晃一晃的，吸引着两个低年级的孩子，你来我往地踩着晃动的影子嬉闹着，笑得“咯咯”出声，惹得我也不禁停了脚步，跟着莞尔起来。儿童世界里的快乐总是如此纯粹，纯粹得叫人心生感动。

操场边的花圃里，各色的月季花正开得娇艳，和着轻轻的风在阳光下摇曳生姿。桂花却是谢得差不多了，但依然能闻得到一阵阵若有若无的淡香，季节的更替总是进行得如此悄无声息，只有在偶尔的回首中才会惊觉时光的匆忙，换来一声心底的惊叹。

那些院墙边的木棉树，应该是校园里年龄最大的树了，枝叶繁茂，粗壮的树身上刻着时光留下的斑驳痕迹，深刻而清晰。四季轮转，一年又换一年，它们静悄悄地花开花落，树叶枯了又荣，荣了又枯，似乎并没有看到它们有什么变化。但是我知道，它们的年轮在增加着，它们长高了、长粗壮了，它们由孩童到少年，再由健壮的青年变成了沧桑老者，一点一点染满时光的印痕。

木棉树下，几个高年级的女孩正在跳绳，单摇、交叉跳、双人跳，一根小小的跳绳被孩子们玩出了许多花样来。她们手上的跳绳在飞扬，头上的马尾辫在飞扬，在她们一声快过一声的计数里，是如阳光般飞扬着的少年时光，她们的笑声是那样的清亮、那样的明媚、那样的欢乐。很自然地，就想起曾经同样年少的我，也如她们这样在校园里笑着、跳着，那所叫作和平小学的校园里，也洒下过

许多像这样欢乐的笑声。

迎面走来的同事，见我看着跳绳的孩子们笑得开心，也停下了脚步，和我一起笑盈盈地看着她们。

“小时候，我们也喜欢这样跳绳，看着她们跳绳，很容易想起小时候的事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下子就成了中年人。”听着同事的感慨，我笑着，很自然地接了下一句：“时间确实快，一转眼，我来学校都十多年了。其实，岂止是看她们跳绳会想起小时候啊，看她们读书，看她们在操场跑，看她们对着一片树叶、一只小虫子都能乐呵半天，都有我们小时候的影子，都很容易就想起自己的童年。”

我的话音才落，同事已经接过跳绳女孩递过的绳子，和孩子们一起跳了起来，一起享受着那高高跳起的畅快，享受美好单纯的快乐时光。

忽然想起平常怀旧时感慨得最多、听得也最多的一句话：“要是能回到小时候多好啊！”

是的，要是能回到小时候多好啊，依然是个孩子，欢快地和小伙伴奔跑在校园里，跳绳、踢毽子，趴在地上盯着小蚂蚁搬家……孩子们大多只会快快乐乐地过着当下，想起未来的样子，也是像梦一样的美好，充满着期待。怀旧似乎是成年人的专利，因为总害怕时光流逝得太匆忙，害怕年岁渐长头上白发生，偶尔想到未来时，还常常一不小心就染上了焦虑的颜色。

正恍惚间，上课铃声响起，孩子们如小鹿般一个个轻快地奔向各自的教室，同事也收了跳绳，开心地笑着，和我一起朝教室的方向走去，脚步轻快，便有了忽然而至的少年心。

下给孩子的雪

等到中午放学，小孩子一路走一路捏雪球，路变得比往日长了，玩比吃更重要。晚上写完作业不会被催着赶紧睡觉，甚至被允许堆雪人。要是那天下午放假，小孩子向妈妈描述同学们欢叫的喧闹，那声浪简直可以掀了教室屋顶。故此，寒假里的雪最体贴人意，知道小孩子在家日盼的就是下雪，可以任性挥霍时间，还可以借此连接小伙伴们的呼唤与物品。于是家里要备些不常用却必需的物品。一把小铁铲，可以玩沙子，也可以堆雪人。塑料小桶从幼儿期一路提到儿童期，玩水、玩沙、玩雪都少不了。这两样东西可以堆出个大城堡、大雪人，一边堆，心里一边做童话的梦。想着巨人来攻城堡，想着自己成为英雄，想着雪人和自己亲热热地说话，想着春天就开始盼着下雪的梦没有白做。小孩子从春天就开始问什么时候才到冬天，他爱雪、盼雪倒觉得日子过得慢，生活的烦恼一点儿也没有侵袭他的憧憬，多好啊！刚化了一场雪，又盼着下一场，大人在怀念中度日，小孩子在盼望中成长。

小孩子对世界的喜爱全是新鲜的，可是那脸上有岁月河流蜿蜒过的成人们，谁心里没住着一个永远新鲜的小孩子呢？一看到雪，大人也忍不住伸出手捧着纷纷的雪花，任雪湿了脸、染了发。雪既温柔又多情，叫人又快活又忧伤，以为自己飞回童年。说是陪孩子堆雪人，其实比小孩子忙得更卖力。捏个大雪球，心底里的小野人从生活的桎梏中跑进森林，此刻，人人都陷进了童年的涟漪里。



养一朵未知的花

■ 范振巧

为人父母如何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孩子的平凡？

苏轼在《洗儿戏作》中写道：“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苏轼为什么只希望自己的子能平凡地过完一生？大抵是苏轼对自己才华横溢却致颠沛流离的一生的反思吧。

女儿刚上小学时，我和先生便分工明确，他负责数学，我负责语文和英语。小学五年级伊始，我为女儿做了一张成绩走势图，记录她的各科成绩，用来查漏补缺。90分以上标注绿色字体，80分以上标注黄色字体，70分以上标注红色字体。从图上可以看出各科成绩的浮动——语文、英语的走势基本平稳，唯数学成绩走势图上3种颜色的数字交叉出现，犹如过山车一般，特别是猩红的数字频繁出现，让我寝食难安。

一天，女儿又带回一张数学试卷，成绩低到让人心脏骤停，是她小学生涯的最低分。先生的题海战术立即拉开帷幕，每天晚饭后，我们分工明确，先生开启他的“教学生涯”。在他即将进入“战场”前。我事先叮嘱他不要过激，谁知他和女儿讲着讲着，就进入了忘我的境界，“三角形的面积是底乘高除二，和你说过多少回了，怎么还是忘记除二？这个公式罚写十遍！”完全忘记了我事先叮嘱的话了。每天晚上刷题到9点半，女儿也似霜打的茄子一样蔫蔫的。我实在心疼，但也无奈。先生买来“学习很苦，坚持很酷”的标语，摆在女儿的书桌上，以期能激励她学习的斗志。可一套组合拳下来，效果甚微，女儿每天精神萎靡，我们每天神经也紧绷，最终妥协了。

偶然间，我翻看记录女儿生活点滴小事的日记本，看到了4年前写的一篇日记，那时女儿刚上一年级，我对她寄予厚望，她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顽皮小孩。”看到这句话，我不禁眼眶湿润了。是啊，小小的她却能说出如此通透的话，为什么我却看不透呢？或许她还未开窍，或许她和数学无缘分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这个世界也不是非数学天才不可的嘛。我们做父母的，都是茫茫人海中的平凡一员，为何却在孩子身上注入不切实际的幻想？大多数孩子就是一个平凡小孩，但是哪个父母愿意过早承认呢？总希望孩子是例外，执著地拔苗助长，如若孩子成绩不理想，刷题、报班，最终折腾得相看两厌。

想起我在办公室里养了两盆红掌，刚买回来时，绿意盎然中点缀着一片掌状花瓣，煞是惹人怜爱。可是，到了冬天，我照料不当，花瓣和叶子都萎靡了，我只好剪掉它枯掉的部分，但它好久都不再长出新的花瓣了，我和同事每天要看几遍，以为它就会慢慢枯萎了。某个清晨，其中一盆抽出一枝嫩嫩的红叶，娇艳欲滴，我们不由得惊呼起来，原来它在与自己暗暗较劲，在出其不意的时候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白居易在《大林寺桃花》中写道：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当诗人百花凋零而感到惋惜时，桃花竟然开得正盛。因此，当我们为孩子苦恼时，不必执著于当下。人生路漫漫。或许未来的某一天，她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开出一朵耀眼的花呢。